

我的母親吳家瑛

黃美之

民初議員美貌出眾

我的母親名家瑛，字德莊，出自湖南湘鄉縣的吳氏世家。她是中國有史以來民主制度中的第一位女參議員。在湘鄉縣誌中，與張默君先生，曾寶蓀阿姨是齊名的三位同時傑出的女性。只是我的母親自與我父親結婚後，生活幸福，忙於家務，大概她那種藝術家的氣質，也使她無心無志再力求女性的獨立發展與光榮。

我母親年青的時候，是以雄辯，文采，美貌而成爲一位出眾的人物。記得我在南京讀書時，李鐵錚大使（中華民國第一任駐泰國大使）每次來校看他女兒，見到我時就問：「妳媽媽是否仍那樣漂亮？」我總是瞠目不知所云，因在我眼中，我的母親是一位肥胖有解放脚的女子，但李鐵錚大使一再告訴我，他在明德讀書時，我的母親已是參議員，她的包車在街上過，他們明德的男學生很多追在後面看，因她那樣美麗，他們就不顧一切的跟在後面跑好遠。可惜我母親不會留有年青時的照片，只有在台灣羅步蘭姨媽處，見到她們一張周南全體同學的照片，人影雖都很小，

但仍可看出我母親大眼高鼻，是位氣質不凡的美人，至於我母親雄辯之才，倒真是我所最佩服的，因我自己一張笨嘴，再一着急，就會流淚。但我母親却可滔滔不絕，引經據典力說力爭，越是緊要關頭，她越說得理直氣壯，令人折服。她的文章我也沒見過，但她告訴過我好幾次，她學生時代，每次她的文章貼了出來就被人偷了去，我和三姊黃狂在牢中十年，她給我們寫了十年的信，應該也是可以公之於世的最佳母親書信了。我很後悔，母親在世時，沒有拿出新聞記者的作風來好好的把她訪問一番，把她的一生弄清楚，因爲她的一生真是充滿了戲劇化的故事，我寫這文章，一則是紀念我的母親，一則也是拋磚引玉，若有人知曉我母親的，也許會補述我所不知道的。

我的外祖父行四，外祖母成氏（成舍我表舅家的）是續絃的，她過來生了我母親後，外祖父即去世，外婆帶着前妻留下來的兩女，在靈前哀泣，說因沒兒子做孝子，她很沒臉面。我二伯外祖父（即影星唐若青之外祖父，但若青外祖母非原配，是在新疆娶的二轉子）的第三子對我外婆道：「四嬸，你別哭，我來做孝子。」因此，這

三舅就過繼給我外婆做了兒子，外公死時很年青，沒有留下什麼，看別的兄弟都發展搬出了老家，外婆只能老老實實帶着孩子蹲在老屋窩子坪，直到我舅舅（曾任金門副司令的王啓瑞將軍即其孫女婿）當了師長，蓋了所大屋叫臘梅莊，才搬了出去。我母親自幼富機智，一雙大眼烏溜溜的。她的祖母，即我的曾外祖母，也是個讀書人，衆孫女中，獨鐘愛我母親一人，時教她讀書認字，曾外祖母曾有詩集，我記得是灰藍色封面，線裝，內是白皮紙木印，「針破紙窗，風引梅花香一線」似是她的名句，爲家人所傳頌。因這位曾外祖母獨愛我母親一人，一生不替人做媒，只替我母親做了媒，許給湘鄉縣另一旺族潘家，那潘家公子名譽很不好，但外婆也無法反抗，就在我母親十六歲時嫁給了他。那潘公子長得什麼樣，從沒人提過，但他抽鴉片，玩女人不務正業，即我亦有所聞。那時長沙已有了周南女子學堂，也許潘家在長沙，或者是我母親隻身去長沙的，就不得而知了。

漏夜坐轎募款建校

但我知道我母親在周南讀書時，已懷了我大姊，因母親說過她那時只希望流產，就拚命玩啞鈴，而我大姊却偏偏留在肚中不流產。她和這位潘先生也生了兩女一子，但感情從不融洽，三位孩子很多時候都是外婆替她帶着。她在周南讀書時，總是傑出的學生之一。後來周南朱敬賢校長被任命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他從周南帶去了十位他認為最有前途的學生。我母親即其中之一。我母親最要好的同學叫向警予。她每提

到向警予總是很驚嘆恐怖。她常說「你們向阿姨」，我和三姊黃珽定是沒有見過那位向警予阿姨的，但我大姊二姊一定和她很接近過，所以母親才習慣性的說「你們的向阿姨」。母親說她和向阿姨總是班上的前三名，向阿姨學英文比我母親容易，但圖畫課則總要請我母親代筆，向警予是被稱為聖人的人，十二分古板，而我母親若有機會搽粉時，一定搽一臉，袖子總想法比人短一點。學校畢業後，那時去法國勤工儉學之風正盛，



民國初年長沙周南女中同學合影後第七排左起第二人為本文作者的母親吳家瑛女士。

我母親也要去法國求學，我外婆決不答應，所以母親與向警予約好，向先去法國，我母親留湘辦女學，等向回來，向接辦母親的學校，母親則再說服外婆去法國留學。向去前，我母親在荒僻的攸縣與辦女學。她為何獨獨選了攸縣，我不曾問過，但一定是原因的。那時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八叔外祖父吳劍學已是一方鎮守使，視我母親如己出，若有大將領在長沙或者什麼地方開會，他定通知我母親，我母親則坐轎漏夜前往，請他們大大解囊捐助她辦女校，提倡女權，使中國進入新的時代。他們都驚於我母親的才貌雙全，又都以她是吳鎮守使的姪小姐，就總是十分慷慨的捐助，這都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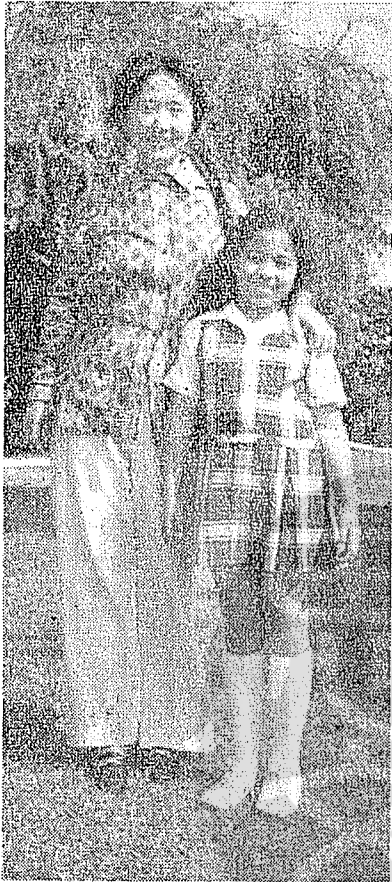
辦學基金的來源，而攸縣的仕紳，也都敬服她，她有所求，也決不怠慢。她學生中有名的有蔡暢母女二人。還有一位她幫助逃婚逃出攸縣的，名字我已不記得，我母親說，那時真是把整個學校在打賭，因那男方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那女孩在我母親前哭訴多次，不願與那壞男人結婚，若不逃走，這婚却是賴不掉的。

寒假時，我母親和幾位女教員僱船回長沙，趁天黑把那女孩帶上船藏在艙板下。男方派好多人帶着棍棒來查船，我母親義正詞嚴的教訓他們一頓，先就殺了他們的下馬威，而後再唱空城計似的要他們進艙去搜查，他們倒不敢前來就走了。我母親說，她的話若沒有能先鎮服他們，他們一定下艙來查，一定查出，那她的名譽一定掃地，學校也一定關門，那女孩回去也一定被她父親打死，但因基於自己的經驗，深深同情那女孩子，才不顧一切挺胸而出的。她每談至此，似還在捏一大把汗。三年後，向警予阿姨從法國回來了，但她卻大大的變了一個人，對我母親不斷的宣傳馬克司共產黨，又拖我母親去參加新民學會，我母親去過兩次，覺得那些人都神經，與向阿姨格格不入了，向阿姨也視我母親無可救藥。後來向在漢口槍斃之後，我母親視法國為魔窟，絕對不願去法國深造了，就專心服務教育。那潘家父親何時去世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當校長時，他仍在，似乎無論我母親去了那兒，他總會隨後跟來似的，我記得母親說：一日，她從學校回來，那姓潘的卻抱着母親的女佣人在牀上睡覺，我母親當時幾乎昏絕，卻又不敢聲張，怕丟了她做

校長的顏面，就走去河邊想自殺，但似聽到外婆的呼喚，就只好仍走了回去。那時我也不能了解母親的心情，也不太有興趣問那姓潘的事，她敘述時聽聽而已，但她那愕然駭異的神情，卻深深印在我心底。

深明大義極具風範

母親如何轉入政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當她入湖南省議會當議員時已是一位寡婦。在議會中認識了我那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父親。當時是怎樣的一種議會制度，我也不得而知，尤其當我要把它翻成英文時，深深以不知翻成 Senator 或是 Congressman 或者 Assemblyman 而困惑。但我讀中外雜誌，又參照我母親生前對趙恆惕先生的尊敬，我推想大概是趙恆惕任省長，湖南獨立立憲時的議會，那為時應也不長吧，但我母親得到議員一職，選真正是經過競選的。



本文作者黃美之女士與其女公子合影。

她說人家競選都有錢，她卻只能憑三寸不爛之舌，那時膽子真大，她說，站在什麼地方都敢演講。後來她和我父親由相識，而友好，而相戀，而終至要結婚，當時輿論譁然，雖說女性解放，卻也不宜自由戀愛而再醮，何況身為民意代表。但我母親卻毅然決然的拖着三個孩子與我父親結了婚。在當時的環境，她這種決定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抗戰勝利後，立憲的制度開始正式推行，我父親奔走競選立法委員，他是否國民黨員，現在已無對證，但他一向做國民政府的官，對政府赤膽忠心，奉公守法，但他此時卻加入了民社黨，按照民主制度，這是無可厚非的，他是沅江人，理應歸沅江故里去競選，但沅江地盤已有人把持，他一向老實厚道，那能插足，不知誰替他出個馊主意，說他既曾任第四區專員多年，華容縣屬第四區的，可去華容競選，也是他的黨的決策，

那不但失敗，還挨好些臭罵，後來他雖出任了省府委員，但心中總悶悶不樂，而長沙的人，卻硬要推我母親出來任監察委員一職，我母親不願佔我父親上風，毅然拒

絕，我姐妹二人入獄時，只我母親一人在台，父親羈留香港，若非陳副總統親下手令，他還不能入台，我父親比我母親後出來，是因為他要先安頓他哥哥弟弟留下來的兩位寡婦的生活，不料共產黨比預料的早到了長沙，他被共產黨嚇得說話都不敢大聲，一到台灣又發覺兩個女兒都被關了起來，就得了心臟病，不到一年就死了。我母親孤孤零零的為我們奔走，還要送菜送錢給我們，還要瞞着我們父親的去世，真是好為難了她。十年後，我們重獲自由，她去領我們回到家裏，是她用從大陸帶來的積蓄（金子）蓋的房子，名謂慰廬，她說她辛辛苦苦的蓋這座房子，就是要我們出來仍有一個像樣的家，她不要她的女兒被別人誤認是無根底的人。

若仍在大陸，當然不會怕人誤會，但到了台灣成了難民，又出了事，謠言很多，很不像話，所以她只好堅強起來撐支個局面。她能熬過那艱苦的十年，當然要謝謝一些青年朋友和（××）局的官長們的同情與支持，但她天性詼諧，深具幽默感，這點得天之獨厚一定也幫他渡過許多的辛酸痛楚。在她的思想體系中，有很多的矛盾，因為她是一個力求與舊社會取得和諧，而又力求新的目的的人，她不但是位堅強的母親，也是一位深明大義，極具風範的女性。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
話七七一二四八〇號